



奥拉夫是公司的 IT 部门主管,现年 39 岁,据他妻子薇拉所知,他眼下和一位年轻女子的桃色事件已经发生一年之久了。为了不让妻子发现,奥拉夫的举止非常小心。后来他觉得妻子对自己目前在家庭以外的事情确实不太过问,时间一长,他也就不再提心吊胆了,甚至颇为心安理得起来。谁知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有一天,那位名叫蕾吉娜的女子自作主张,以不速之客的身份来到他的家门口,薇拉为她开了门。一进门,蕾吉娜便开门见山地演起了一出闹剧,她要求薇拉把奥拉夫让给她,并扬言奥拉夫早就不爱薇拉了。

当蕾吉娜猛按门铃时,奥拉夫正好坐在客厅里电视机前,蕾吉娜对薇拉说的一番话她全听见了。

真见鬼,他想,这下事情全乱套了,蕾吉娜的愚蠢行为让他完全陷入困境。没想到薇拉的反应十分冷静,她只对蕾吉娜说了一句话:“我只想听奥拉夫亲自告诉我。”后来奥拉夫才知道,原来薇拉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她只是一直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露出不开心的样子,一点都没有让她的奥拉夫看出来,她对他有什么怀

疑的地方。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提这件事情?”他惊讶地问薇拉。

“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个天真的女人永远也不会对我构成危险。”奥拉夫真没想到,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薇拉还是没有冒火。不过薇拉说得也对,奥拉夫从来就没有想过因为蕾吉娜而离开薇拉和孩子们。在这一点上,蕾吉娜确实太自负了。那么为什么薇拉能如此有把握呢?奥拉夫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用手伸到装糖果的瓶子里的小男孩,那只伸在瓶子里的手已经被抓住过,从此再也不敢做类似的事情了——如果妻子在镇静地看着你,你最好还是知趣一点。

奥拉夫的妻子是一位教师,比奥拉夫小 3 岁,自从她发觉丈夫有外遇后,起先当然很恼火,尽管她选择了冷静的方法,但她还是揭穿了这一事实。奥拉夫表示不会离开薇拉和孩子们,如今使薇拉最生气的还是奥拉夫把她当傻瓜看待——一面发誓一面继续搞外遇,如今这一次已经是奥拉夫婚后的第二次出轨了。第一次出轨时,薇拉确实没有把握,因为她不知道奥拉夫面对自己的行为最后会作出何种反应;尽管如

此,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薇拉始终把握着自己的冷静态度。最后她发现,奥拉夫真的不愿意离开孩子们和自己。从婚姻的角度来看,奥拉夫在这个家庭里生活得很不错,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将一个会过日子的妻子换成一个一天到晚要这要那的新女人呢?所以,薇拉虽然对丈夫的两面三刀行为十分不满,但出于对婚姻和家庭的责任,还是装作什么事也不知道。

一个周六的下午,雨过天晴,一道彩虹跨在了沿街公园的上空,全家在散步,奥拉夫和薇拉坐在一条用报纸垫着的长椅上闲聊。两人趁孩子们去买冰激凌的时刻,又聊到了刚过去不久的事件。薇拉对奥拉夫半开玩笑地说:“从某种角度而言,那些日子里,我感觉挺好的,你也不会来烦我;再则,因为你心里有鬼,对我和孩子们就特别好、特别大方。我犯得着跟你说离婚吗?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再犯这种毛病……”

听到这里,奥拉夫不得不打断薇拉的话:“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犯?我什么时候再犯了?”

“怎么?你不记得了?你第一次出轨的

◆ 承受(编译)

时候,我就作了很大忍耐,当我听到关于你婚外恋的风声时,我气得不得了。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想起了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当你发现你的丈夫对你不忠时,不要随便提‘离婚’这个词;只要他真心表示不愿离开你和孩子,应该尽力挽救婚姻。”

“对呀,我当时向你发过誓,我决不开你和孩子们。”

“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对头啊,我是不是对你太宽容了?”薇拉显得有点激动起来,“你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而且第二次更离谱了,那女的竟然敢厚着脸皮找上门来。”

“哎呀我的太太,这里有误解呀。你说的‘第二次’其实就是第一次,或者说是第一次的延续。我早就跟那个叫蕾吉娜的表示过,我做了错事,但我不想破坏我的家庭,我们应该分手。无奈她一直死缠着我,不肯罢休,认为我没有说真心话……可是我又怕她想不开,所以这件事一直拖着,没想到她最后发起突然袭击,直闯我们家。幸亏你一直大度,这回她彻底死心了。我的好太太,我再次向你谢罪……”

“好了,好了,打住吧。孩子们回来了。”
(编译自德国家庭小故事)

人生《赞誉表》

◆ 赵文恒(编译)

一天,老师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她要求每位学生都要把全班同学的名字写在两张纸上,每个名字之间要留下间隙,然后把他们的优点列出来。这项作业是利用课堂间隙完成的,所以放学的时候,每个人都把作业交给老师。

星期六,老师把每个学生名字单独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其他同学对他(她)的赞扬之词汇总在一起。

星期一,她给每名学生发了一张《赞誉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其他同学发掘出来的各种闪光点。当大家都人手一份的时候,整个教室荡漾着快乐的笑声,她听到有人在小声说,“没想到自己在别人心中还真是那么回事”,或者是“真不知道别人这么喜欢我”。议论声不绝于耳。

几天后,同学们都不再提及《赞誉表》,也从不清楚大家是否会在放学后和父母进行讨论,但这些都不重要了。这次作业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每位学生对自己、对别人都十分满意。

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若干年后,其中一名同学马克死于越战,老师也出席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葬礼,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参加军人葬礼,看着静静躺在灵柩里的学生,他看起来依然那么帅气,不过多了丝成熟。

教堂里挤满了马克的朋友,大家一个接一个走过灵柩,跟马克做最后的告别。

老师最后一个来到灵柩旁,她站在那儿默默向他祝福,这时一个护灵的士兵走过来问道:“您是马克的数学老师吗?”

她点了点头:“是的。”

他接着说:“哦,马克经常提起您。”

葬礼结束后,马克的父母陪马克生前的同学一起去吃午饭,很明显他们有话要对老师说。

“我们想给您看一样东西,”马克的父亲说着掏出一个钱包,“这是马克遇难时在遗体上找到的,我觉得你应该认得它。”

他打开钱包,小心翼翼地取出折成半张的信纸,显然已经被重复折叠、翻阅过很多次。

老师不用看就知道这是马克的《赞誉表》,上面都是其他同学对马克的表扬之词。

“谢谢你这样做,”马克的母亲说,“你看,马克多么珍惜它。”

马克生前的同窗好友开始围拢在一起,查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的《赞誉表》放在家里桌子上层的抽屉里。”

查克的妻子说:“查克让我放在结婚相册里。”

玛丽莲说,“我的,夹在日记里。”

轮到维基时,他掏出钱包,拿出皱巴巴的《赞誉表》,“我一直随身携带。”维基一眼不眨,接着说道“我相信,我们都会终身保存。”

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坐在那儿伤心地哭了起来,因为她知道,同学们都知道,父母也知道,尽管《赞誉表》历历在目,但是大家再也见不到马克了。



■ 心灵补品

(哈萨克 塔乔)

我的父亲阿里

◆ (美国)玛丽亚姆·阿里南风(编译)

我刚会走路和说话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去一次便利店都有 50 人围着我们的车,父亲会热情地与他们交谈。

每次走过一面镜子,父亲总要去照一照。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站在旁边的我说,“我仍然很帅,你的长相随我。”

父亲不希望我们成为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但他也不想逼我们去赚很多钱,没强烈要求我们要当律师或什么。他问我:“如果每个人生来都有目的,那么,你是因为什么出生的?”我说,“为了让人们感觉更好。”现在,我是个社会工作者,在洛杉矶从事防止帮派危害的活动。

父亲总是说我出生的时候是他一辈子最高兴的时候。也许我的出生给他那段艰难的日子带进了一束光。那是 1968 年,他因拒绝参加越战被禁止参加拳击比赛,被取消了拳王的称号。我十几岁时问他,“当时你怎么有勇气以那样的方式跟美国政府作对?”他说,“我的信仰告诉我,不要参加战争。我可以住在豪宅里,可以受权贵的尊崇,但如果我所在的群体没有自由,我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没有意义。”

我喜欢回忆与父亲一起去清真寺做礼拜的时候,他带我一起祈祷,跟我

谈生命与灵魂。他说,“高尚的灵魂跟强健的肉体一样重要。”

有一天,在奶奶的厨房,我对父亲说,“爸,对于拳击而言您太老了。不要再参加拳击比赛了。你会受伤的。(他当时已经 37 岁。)”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后来,他真的受伤了。1980 年我们在电视上看他和拉里·霍姆斯打,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就像在举行葬礼一样难过。父亲输了,但我不是关心他的输赢,我只是不想他受伤。

喜爱父亲的人看到他说话和行动都变慢了,那是拳击给他造成的伤害。我们也感受到了。我想,他应该在 1974 年跟乔治·弗曼打之后就退出拳坛。可是,跟任何拳击手一样,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出。

父亲和母亲之间出了问题,父亲对母亲不忠诚。他不是一个完美男人,但仍然是个好男人。父亲从来不说自己不犯错,我认为如果父母对孩子诚实,会更得到孩子的欣赏。

我永远不会忘记父母离婚那天。当时我在读三年级,各种媒体上都发布了父母离婚的消息。在上学的路上,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事情了。”在教室门口,我听到霍夫曼老师对其他同学说,“别提玛丽亚姆的父亲离婚的事。”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的同

修理工与鹦鹉

◆ 王岩(编译)



布鲁姆菲尔德太太的洗碗机坏了,于是叫人来修理。修理工晚上有约会无法前来,而布鲁姆菲尔德太太次日早上还要上班,于是她告诉修理工:“我把钥匙放在垫子底下,你修完后,把账单放在橱柜上,我回头寄给你。不过我告诉你,别害怕我的罗特韦尔犬,它不咬人。但是要记住,千万不要和我的鹦鹉说话!”

第二天修理工来到布鲁姆菲尔德夫人家,他以前从未见到这么大的罗特韦尔犬,它面相凶猛,但是就像女主人所说的那样,它只是静静地躺在地毯上,看修理工干活。

修理工干活期间,鹦鹉不停地用尖锐的嘴不停地啄他,还不断咯咯狂叫,修理工忍无可忍骂道:“闭嘴,蠢鸟!”

鹦鹉回答说:“咬他,布鲁特斯!”

学都看着我,我想,“你们都已经说够了。”我们家的人生活在显微镜下,但那让我很坚强。

有一些孩子会因为离婚而恨他们的父母,但我的父亲没有培养我们恨任何人。他鼓励我们跟其他兄弟姐妹交朋友,他一直努力地让所有家人团结。

父亲和我一直很近,即使跟我母亲离婚之后也没远离过我。我跟母亲住在芝加哥的时候,父亲常常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打排球比赛或篮球比赛,他会安排时间过来观看,看到他在球场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的继母罗尼是个有爱意的人,但毕竟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想跟她一起住。我父亲的梦想是跟所有的孩子住同一条街,但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父亲在亚利桑娜、密歇根和肯塔基有房子,圣诞节的时候他住在哪里我们就驱车去哪里看他。

父亲患帕金森症,但他并没有感到任何疼痛,也没有卧床不起。他的精神状态不错,不想让别人为他感到难过,他很平和,他热爱生活。他告诉我,“当你到骨灰盒里的时候,你带不了你的房子、小车、你的富人朋友和你的事业。”

我看见父亲年轻、强壮的样子,也看到他在帕金森症折磨中衰老的样子。不论什么时候,我都爱他,他是受祝福的人。人们问我,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感觉怎样,我说那不是阴影,而是一片美妙的阴凉。